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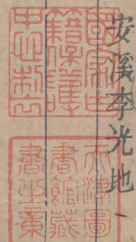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先孺兼知行言愚謂古人所以爲學者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詩書未便是目前行處講貫而思繹之可也若禮樂則親其事習其節日用之閑不可斯須去者便是踐行處也時習則貫通於心而又體驗於身自然有浹洽之味而日新不已故曰說朋來而樂者旣樂共相資之益又樂乎斯道之明也樂與說相表裏易所謂入而後說之說而後散之者意極相似人不知不必謂與朋來相反人與朋自不同如夫子友教英才而所如不合則雖有同道亦可謂之人不知矣未段雖言成德之事然不愠正與說樂相對說生意內發似春樂散於外似夏不愠則生意又收斂於內似秋似冬聖人立言而天理備焉學者自力於學問之事而體察於性情之間則自知其所至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一人能孝弟則犯上作亂非其所好而所好者必恭讓和順之事矣由犯上作亂而推之不仁之極也則由恭讓和順而推之仁之至也仁之道自孝弟而生故孝弟爲仁之本也案夫子告曾子以孝爲



至德要道而又釋其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性之德有仁義禮智之常然義禮智皆統於仁仁又始於孝此所以爲德之本而曰至德也修道謂教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然義序別信皆根於親此所以爲教之所生而曰要道也此章言道生卽教之所由生意言爲仁之本卽德之本意道又以德爲本故先言道而後歸之仁也立論之有淵源如此而象山陸氏猶非之不知其何說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至孝者而此言三省事親從兄皆不與焉不

上論語劄記

二

可不求其說蓋省者省其所忽略處也於親則竭

誠勤事蓋曾子所念念不忘者惟爲常人謀則或

不盡其心者有之矣與朋友交未能一一實其言

者有之矣所傳受於師未能熟復踐行者有之矣

此曾子檢察之密所以自覺而自修者雖曰三省

異乎後人三點檢者之說矣然卽其省處而深思

之則進德修業之道已備焉爲人謀而忠則於尊

親尙有不忠者乎與朋友而信則於尊親尙有不

信者乎傳者而習所未傳者有不汲汲孜孜寤寐

求之者乎忠信所以進德也講習弗懈所以修業

也曾子之爲學大畧可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一敬則民肅信則民從是率作興行之事節則不傷
一愛則不害是搏節愛養之事末句專就使民一事
一言然實包上兩意如勞農勸耕講射讀法師田行
役則以敬事而信之心行之民忘其勞也如三時
不害公旬有經宮室臺榭之不煩黷武禽荒之不
擾則以節用愛人之心行之民安其業也詩云無
以太康職思其憂是之謂作民忠勤之道以時而
使之者也又曰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是之謂使民
得其樂生之心非其時則不使之者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上論語劄記

三

一入孝出弟就其良知良能而順養之德之本也謹
行信言存其誠也汎愛親仁導其孝弟之推而廣
其謹信之益也此論幼學故先行後文若博文約
禮文行忠信則成人之教法也。人之少也聰明
未開然其知能之良則可以使之養正於蒙而開
邪於豫他日所知亦不過自此而暢茂條達之但
一先王道藝之遺體大義精不可不先肄習以爲異
一日講明之漸自此而入大學則遂大求深造之方
而日新其固有之德此先聖之教所以同條共貫
而施之之序各當其可而順其時也周禮鄉三幼
小學也故先之以德行後之以道藝至其教國子

也則至德以爲道本卽六德敏德以爲行本乃六
藝孝德以知逆惡乃六行也大司樂亦卽國子之
教故中和卽至德祇庸卽敏德孝友卽孝德惟小
學大學皆以德爲本故皆先言德而大學於此三
者又皆以德字貫之若行與道藝則互有先後與
孔門之教同也至德曰道本者易所謂成性存
道義之門先儒以居敬存誠爲窮理之本者此也
敏德曰行本者商書所謂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先
儒以勤學好問爲力行之本者此也孝德曰知逆
惡者孝經所謂使民親愛莫善於孝使民友讓莫
善於弟先儒以篤行修身爲化民善俗之本者此

上論語劄記

四

也小學有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大學以中和括之
而統名曰至德小學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學
以祇庸括之而統名曰敏德祇敬也庸用也敬業
而常用之則敏之謂也小學有六行孝友睦婣任
恤大學以孝友括之而統名曰孝德詳畧不同其
歸一也子夏篤信謹守者故灑掃應對進退乃小
學之法而下重威章及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乃大
學之正條也周公孔子之道程朱之所傳不外於
此

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一重者持敬之效也學謂詩書禮樂所日修之業也

至忠信者存誠之功也。取友改過。輔仁克己之事也。持敬以爲講學之基。則心不外馳。而所學者固矣。存誠以爲遷善改過之本。則志有定主。而不惑乎善之。不遷過之難。改矣。誠敬相生。知行並進。故重威與。至忠信實相表裏。而所學既固。則日進於高明。日遠於污下也。必矣。他日夫子又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所謂修德。卽主敬存誠之事。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也。講學則欲其學之固也。徙義改不善亦卽此取友改過之事也。聖人教人大端。不外乎此數者。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上論語劄記

五

溫良恭儉讓可謂善形容。聖人者。細別之。則天地之氣備焉。溫者和藹。春氣也。良者明達。夏氣也。恭者嚴肅。秋氣也。儉者收斂。冬氣也。讓則盛德若虛。秉心無競。而行乎溫良恭儉之中。如土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有子曰禮之用章

一禮之用和爲貴。以今日用禮者言之。必以和行之。一乃可貴也。先王之道斯爲美。以昔日制禮者言之。一惟其和。所以爲美也。然禮中自有和耳。如放乎禮法以爲和。則何可行之有。觀有子之意。似慮乎行禮者之拘苦。勢將激爲放蕩之行。故特設爲兩救。

一之論。其後莊周之徒。則真大駁周孔名教。則有一之言。驗矣。程朱嘗論兩晉風流。是東漢名節之所激而變者。亦此意耳。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一信也。恭也。與人親也。皆世所謂善行也。然必裁之以義禮之中正。要之以道誼之合。則言行無尤悔。而其與人交也。可以久而相依。如賓之有主矣。爲善行而不能終於無弊者。不知學而不謹始焉。故一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一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志之篤也。敏於事而慎於

上論語劄記

六

一言者。功之專也。然非就正有道。則雖堅苦刻勵。而學術之差。至有爲害於無窮者。聖人之言。實萬世學者之法。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一無諂無驕。在行上作工夫。樂好禮。在學上作工夫。先有所立。而後求其自得。則樂好禮亦須以無諂無驕爲基。但不可終身誦之耳。他日夫子之言。自一富貴貧賤不處不去。以至無終食之間違仁。亦此一意也。此是論學問進步。不是評兩項人。子貢引詩言極切。故夫子深取之。

爲政篇

無亦當與母通為禁止之辭先儒以禮之毋不做
做之其義甚精言詩之教如此也○安詩舊說謂
三百篇皆賢人所作而可以被之弦歌薦之鬼神
用之賓客其釋義也非美則刺蓋如風詩鄭衛之
國則以其淫亂之言為譏他人之作似皆因夫子
此章而遷就其說者宋呂伯恭實至斯義故謂鄭
聲淫者其聲淫而非詩淫也雅樂鄭聲以聲樂別
而非以詩別也間有淫詩譏淫者而非自為淫也
朱子以為不然故謂雅鄭之別雅即大雅小雅也鄭
即鄭風也詩與樂相為首尾未有詩不淫而聲淫
者桑中洵外諸篇自比於亂而設淫辭首末無所
謂諷一者豈端士正人之所屑作夫子所謂思無
邪者蓋言詩之為教使人如此非必其言粹然一
出於正也朱子暮年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守之
甚堅二經本指所以復明者厥功大矣

子曰道之以政章

就本文觀之則似輕政刑而重德禮然自堯舜以
來禮樂刑政皆有專官則政刑未嘗廢也但不以
是為先耳若後世則專務政刑又不相以為先而
已也故朱子言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
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謂反覆詳

上論語劄記

盡首章言爲政以德正此意也。○政刑未嘗廢
不以爲先者。故之周官最分明。冢宰輔翊王躬以
成君德。故居首。其所掌者雖多。出入起居飲食服
御之事。然所以調養防閑。使之正心修身。以齊其
家而爲治平之本者。不離乎是。司徒掌邦教。宗伯
掌邦禮。則次之。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刑。則又次
之。至治之世。至於刑措。刑爲秋官。董仲舒所謂陰
之用在空。而置之不用之處者也。臯陶言治亦先
之以九德。然後及於五典五惇。五禮有庸。五服五
章。五刑五用。本末先後。自古然矣。帝之命曰。以彌
五教。刑期無刑。意可見也。春秋之世。反之。而禘祫
於亾秦。故夫子言此。以警時弊。非留先王之遺
廢政刑也。

上論語割記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此章雖聖人自言。然實萬世學者法則。首之以志
次之以立。又次以不惑。知命耳順。又次以不踰。這
先儒所謂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其次序實與此合也。自
聖人至於學者。生安學利。困勉其等不同。然而爲
學次第。則一而已。○須知此不是分段做工夫。
其爲學之初。便已志氣相持。知行並進。然語其
效。則有先後。志不立。則無下手處。故志之立最

又久之而後德性堅定。又久之而後義理昭明。又久之而後踐履純熟。此一節不透。則彼一節必有扞格之處。彼一節有扞格之處。便須尋向此一節來。大學先後之目。由此而生。非今日持守則廢。知明日致知則廢行也。近儒不知此理。故餘姚王氏之議朱子曰。必待物格知至而後誠意正心。則終身無誠意正心之時。可謂不深考而易其言者矣。

○從心所欲不踰矩。愚意以為非隨心所欲。悉合於道之謂。蓋凡人見理。既明心之所欲。如此到行事時。有幾微未能相應。便是未能從心所欲。而未免於踰矩。在聖人固不應有此。然其檢察之密。謙

上論語割記

虛之誠。必有獨覺而人不及知者。雖其辭益舉。而無害其為聖修之極致也。姑記以俟發之君子。

孟懿子問孝章

是時懿子已無父矣。故繫養祭言之。

子游問孝章

如舊說犬馬能養。則引禽畜義聖人恐不應作是言。且能字接犬馬說。似非謂人能養犬馬也。蓋言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人養親而不敬。何以自別於禽獸乎。

子夏問孝章

此與為子游之意同。皆不重能養而重愛敬之心。

也色難似亦當兼愛敬言之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後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正說其不違處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則生意充滿如草木之逢時雨萌芽甲坼自不能已是其足以發處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不溫故則所積者薄而不能裕於有本不知新則所見者滯而不足應乎無窮

子曰君子不器章

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爲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

上論語劄記

十

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勲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而加之以思則尋繹而日以親體驗而日以明而其學也益固矣思而加之以學則有所證驗而實有所裨助而安而其思也益精矣

子張學于蘧章

不多聞見則無以畜德不闕疑殆則不能精義不

慎言行則不能時措之宜。三者備而猶恐未免于尤悔也。亦曰寡而已矣。

八佾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若夏殷之禮。總無傳者。則夫子何由而能言。蓋當日遺文軼事。猶或流傳。但殘缺不完。且久無講論之者耳。夫子好古敏求。又有心道百代之識。故或得一而能推其餘。或見數而能知其義。此其所以能言也。然非有所證據。則不但人莫之信。而已亦危殆而不安。魯所備者周禮耳。夫子周流列邦。庶幾二王之後。修其禮物。記識舊事之人。猶有存者。

上論語補記

十一

而其道亾文散。世遠人湮。殆無異於他國。求若魯之易象春秋。周之老聃萇弘。可以考而咨者。無有焉。此其所以不足徵也。故曰假令文獻而在。則雖人亾政息。而以吾所心知者。與其舊典獻民相質。必能使二代之規模。禹湯之精意。與昭代金傳。而表吾言之不誣矣。此章見夫子述古之殷蒐采之。循默契神。悟之智。闕疑存信之心。此所以爲萬世師法也。

或問禘之說章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其理而仁孝足以體之。則物與民胞。皆我度內。子孫臣庶。呼吸相通。而治

天下不難矣。故中庸以君子之官。則期乎鄰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宗廟。學者此論道之極致。而非可易爲惑人言也。

王孫賈問曰章

集註說。與竈之祭。自有所考。蓋竈去五祀皆有祭。門戶行竈。不待言矣。中雷。雷王去。天居野處。壺土。通明時有之。後世聖人易其宮室。則守雷之祭。當於何所乎。室中有與蓋。蓋神道祖考之位。生人主者之居。是一家之最尊者。則疑中雷之祭。當設於此也。五祀之中。中雷爲貴。然竈者飲食所從出。婦人孺子咸奔趨焉。故時俗爲此語。而賈述之。禮文殘缺。不可考究。妄意如此。未必其是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上論語劄記

五

關雎。疑非宮人之詩。乃是后妃所自作。蓋古者外朝宮中皆有職。女職如妃嬪。世婦御妻之類是也。后妃思得賢女。職以自助。而配君子。至於形爲寤寐。反側之憂。樂以琴瑟鐘鼓之盛。不但無嫉害之心。而有愛慕之誠。非盛德能若是乎。夫求賢以示周行。昭德音。笙簧琴瑟與嘉賓式燕。此小雅所以爲周之隆也。其義正與關雎相對。詩則由內以及外。故關雎爲風。首而小雅。鹿鳴次之。樂則由後而返本。故工歌自鹿鳴始。而以關雎爲亂。終焉表聖。

德之盛推王化之原。此序詩作樂意也。好德而不
好色。故樂而不淫。誠求而非猜感。故哀而不傷。今
誦其詩。詠其辭。義皆可想見。至被之弦歌。亦必有
優柔乎中之美。故夫子以爲洋洋盈耳。而不可得
而聞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入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
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答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
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
見也。凡論語記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
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
則禱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
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樂每闕之中。有純乎五歌者。有奏笙管者。有歌笙
迭代及合管者。然如此章四節。則歌奏皆當有之。
聲相應而亦相背。是翕如久之。則兩聲如一。聲是
純如。細辨之條理分明。是敔如。合聽之一氣相生。
是釋如也。合而分。分而合。萬事皆然。聲音其二端。

聖仁篇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無私心則不牽於情而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過當理則不動於氣而能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子曰富與貴章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是立身之大節於此有差則無由入於君子之路以其本心既失故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由此而進之則存省此心與仁相依而無終食之違極至於造次顛沛不以利害安危而奪吾本心之德焉。此學之自粗而精自易而難之序也。○一說下文只是申明上文意富貴貧賤不能審處者由失其本心故有所苟且而就有所逼迫而去也。君子於本心之德雖終食之頃不違况去就大節乎故富貴之來有不暇審擇者而造次必於是貧賤之中可以至於困頓流離而顛沛必於是也。○兩不以其道得之似當一例看蓋以爲非道得貧賤語終未順亦是言不以道得富貴則不去此貧賤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無以尙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之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言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至務決去而後爲惡之深志氣相生豈有力不足之

忠或者強弱不齊。中道而廢者有之。然我亦未之見。則以真知所好惡者少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所謂絕四之後必有事焉者。大而仕止久速。小而取予辭受。皆如此。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此章當爲虛文具而無實意者發。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義理至程朱始發明盡致。而朱子語類有曰。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處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

上論語剞記

五

之心。此言尤精微切當。蓋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事之爲。肖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一以貫之之實。曾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此也。或問異氏月落萬川之說。與此同乎。曰不同。彼以心之覺性爲一。吾以心之實理爲一。也是故彼之喻性之寂現也。每以虛景言之。如所云明鏡者是也。明鏡本空而萬象之來。畢照此於一貫之義似矣。然而所成者虛景也。至程子乃以穀種喻之。種一而已。而其所成有萬。無一不與種相肖者。是之謂實迹而非虛景。吾儒一貫之學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此章當合程子陸子之言乃備君子志在於義故
喻義而其好義也不倦。小人志在於利故喻利而
其好利也無厭。愚謂至於好義不倦則其徒義也。
必有不能自己者。好利無厭則其徇利也亦將無
所不至矣。

公冶長篇

子使漆雕開仕章

註斯指此理而言。然卽指仕言亦可。言未能自信
其可仕也。○夫子所歎爲難見者。曰隱居以求其
志。夫所志何志也。修己以及物之志也。何以謂之
求其志。志在是而求所以自信焉。爾必隱居以求

上論語劄記

五

之者。所志既大。非所養之深。未足以充之也。觀後
篇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夫子未有與辭。所與者
乃在不仕之點。夫春遊詠歸。與夫子酬知之問。若
不相應。然爲聖人所歎許。豈非志其大而不苟。自
試樂其樂而不屑外求者。與聖門高第如顏曾之
徒。皆終身不仕。易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
子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知不可而爲之。以申大
義於天下者也。顏曾之徒。欲爲聖人而未至。其餘
則又非所願也。此庶幾夫子所謂求其志者。外是
則曾點漆雕開氣象近之。故先儒以爲已見大意。

子曰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是論其素。非就此一事而言。聞從浮海而喜。可謂不屑於俗而勇於義。故夫子喜而贊之。無貶辭也。好勇過我。是贊之。無所取材。是進之。皆因此一事而槩其平生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義理常伸而血氣不用之謂剛。苟動於血氣皆慾而非剛也。世俗以血氣爲剛。故夫子辨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所言。自是恕之事。未必是以仁自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者。蓋其能恕則去仁不遠矣。未易能也。君子之道某未能一者恕也。曾子亦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仲弓問。仁。夫子以此勉之。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問終身可行。夫子皆以是進之。此之未許亦所以進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言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又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是有得於夫子之文章者。此則又與聞性道而歎之之辭也。然性道文章。初無二理。故夫子他日告之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夫春秋冬夏。庶物露生。無非至教。則天載之神在是矣。詩書六藝。一以貫之。則性命之精在是矣。精

粗本末合一之妙非深於道者不能契而夫子屢以示子貢焉豈非顏曾之亞與

子在陳曰章

狂者心追古人而其志可嘉簡者不屑世俗而其風可尚二者皆聖人之所取而亦皆有病焉蓋狂而無以斂之則蕩簡而無以密之則踈故夫子謂不知所以裁之而孟子謂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語類一說以狂爲斐然成章簡爲不知所裁似未當二字皆就狂士言之或曰簡卽狷也狷者自守而有所不爲故曰簡

顏淵季路侍章

上論語劄記

五六

聖門言志有以用世言者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也此章但命言志故所言者皆日用性分之事聖賢之分只在安勉子路曰無憾顏淵曰無伐無施皆是自覺憾與伐施之不善而願除去之夫子曰安之信之懷之是順乎心之自然與以物所應得體味三無字三之字則聖賢分量自見無憾比之無伐施又較粗則子路顏子所造之淺深亦見

子曰已矣乎章

二有所感而言者則其發語如此

雍也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若好學之間不言詩書禮樂之術業而以不遷怒不貳過兩言盡之此意須識取則知聖門之所以爲學矣。然又須知不離乎詩書禮樂術業之間博文約禮正是視聽言動得力處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此至字與斯仁至矣至字不同彼以仁言此以心言也。仁人之安宅也不違仁則安居於此日月至則自外而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焉而已。張子內外賓主之說亦非爲顏子以仁爲主其餘以仁爲賓乃是以家喻仁心常依於此則爲主偶然至於此則爲賓也。蓋仁體常在心有存亡出入故爾。

上論語劄記

五

子謂子夏曰章

子夏亦篤信聖人者此君子小人似未可以爲已爲人斷之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褊狹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而規模廣大若不能日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直質直也。罔欺罔也。天地以誠生人故質直者其本也。欺罔之人喪其天矣。

樊遲問知章

知者仁者皆急於當務而緩於求報知以所知言

故不惑而達於天人之理。仁以所存言。故無所爲而爲。而合乎天地之心。程子曰。先難克已也。此亦就其最難者言耳。實則先難後獲。泛言凡事。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憂道不憂貧之類。皆是也。他日又告之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亦卽此意。

子曰知者樂水章

山水外物。其理有與心相契之處。是以樂之也。動靜者。性體能盡其性。則其動也不窮。而其靜也不遷矣。樂壽者。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故知仁之德。君子所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此章只以其德言之。不必定作兩人說。如君子道者三。三者字。只是一君子爾。與繫傳言見仁見知。指各不同。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上論語劄記

三

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堯舜猶病。若學者坐而言。此卻不是切已功夫。故夫子以仁者之心。以仁之方告之。然亦不是全無用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其分以及人。此自崇高富貴至士庶皆可行者。顧不取必於其博與衆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連下能近取譬。語氣似是一片。細分則上截直指仁體。故以夫仁者引起。下截強恕求仁。故以仁之方結住。朱子說書之密皆

此類也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而不作。則優柔涵泳於古作者之林。而不作。聰
明以亂舊。自然與古相契。信之深。而好之篤矣。及
其深信而篤好也。則孜孜於述之。不暇。又何疑於
作。二句蓋亦反覆相因也。又述而後。知無所事於
作。信而後。不能自己於好。述與信最難。萬一非所
述。而述。非所信。而信。則其弊有不勝言者。故夫子
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討論墳典。斷
自唐虞。刪古詩三千。而爲三百。四代禮樂。具折其
中。識其正偽。所以能善述也。闕其疑殆。所以能存
信也。夫子之爲萬世師者。於此兩言見之矣。我字
似非親之之辭。言我竊比於老彭。倒其文爾。

子曰默而識之章

此章三句。皆就講學一事而言。默而識之者。不言
而存諸心。所得之深。而所養之厚也。學而不厭。則所
謂日新之功。晝有爲而宵有得者也。非默識。則義
理無根。不能有無窮之味。而厭心或生矣。非不厭
則功夫不繼。不能有發明之機。而所存或薄矣。然
非誨人不倦。則無至誠及物之心。而所存者可知。
無與人爲善之樂。而厭心亦竊發。三者蓋亦相爲

表裏始終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卽此三句之事。

子曰德之不修章

修德謂忠信篤敬學之本也。講學者窮理致知之事。徙義改過則力行克己之事也。學之事惟此四者。夫子此章言之最全。蓋忠信所以進德。敬以直內。更無他言。修業則有講學以下三者。業兼知行而爲言也。然德中誠敬二字。又是知行二者之根。敬則志氣清明。培養深厚。而其講學也有深造自得之功。誠則立志真切。存心篤實。而其力行也有

上論語劄記

三

敦行不怠之效。此首篇重威一章。所以爲詳且密也。周子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云。致知以啟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是皆得孔門之傳者。然周子中間少卻講學一節。程子末段未及力行一節。言有詳畧。散出他見故也。惟朱子三語則包括爲盡。

子曰志於道章

學以立志爲先。而知行次之。志於道者嚮道而行。望道而至。念念不舍也。據於德者。講明行習之所

得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依於仁者，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無終食之間違仁也。三者蓋志知行之事。又曰游於藝者，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曰德曰仁。凡名物器數爲藝。六藝皆載道者，而有本與末之別。如同禮樂也。莊敬和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本也。玉帛籩豆鼓舞鏗鏘者，末也。此所謂藝專以其末者言之。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然又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集註所謂博其義理之趣而應務有餘，心無所放而動息有養者，亦兼知行言之。而有以爲志道據德依仁之助也。

子謂顏淵曰章

上論語劄記

三

用之則其蘊素具而沛然於行，然不用則不汲汲於必行也。舍之則所性無傷而浩然於藏，然非舍則不經經於必藏也。道足於身心安，所遇二者兼之，非同立於聖人之域者不能。故惟顏子庶幾焉。臨事而懼，操心危也。好謀而成，慮事至也。成者言其所謀動出萬全而誠意周於事後也。古人有無事而終日欽欽如對大敵者，心常懼也。臨陣則志氣安閒如不戰者，謀旣成也。蓋聖賢之學惟有敬義二者，以行三軍言之，敬則天命是畏，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不可不謹，義則人謀旣盡成敗利鈍不以動心。此事之最大者，而可以血氣才能當之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須看不可兩字。義之意多而命之意少。蓋以理而論其不可也。執鞭是古者僕御之事。以下士爲之。亦非今所謂人役者。言使富而爲義所可求。則雖卑賤之士。亦所屑就。况其尊優焉者。豈非所願乎。若義所不可。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也。從吾所好而已。可見聖人非輕富貴也。決於義之不可也。此章與下飯疏食章當合看。從吾所好。卽所謂樂在其中者。

子在齊聞韶章

爲樂未是指韶。斯字乃指韶也。蓋曰爲樂者多矣。

上論語劄記

三

不意至於斯之盡美又盡善也。據春秋傳。魯舊有韶舞。當是其音。則傳於齊。故曰聞韶。觀景公作樂。猶有徵韶角韶遺音可見。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周之文勝。至於春秋沿禮之末失而不求其本。故有以衛輒拒父爲尊祖者。觀子路迂夫子而冉有子貢二子猶疑於非是之間。則人倫之不明甚矣。伯夷叔齊事與輒反。賢夷齊則不爲輒可知。猶有怨乎之問者。蓋雖矯爲高世之行。而心未免於怨。悔則或未合於中道。而不可以爲訓。仁者道之極也。言求仁則求合於道而非矯。言得仁則不違於

道而心安由其心之無餘憾可以知其專之爲至當故曰夫子不爲也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有吉凶悔吝之循環而要以无咎爲歸蓋不祈吉而謹於悔吝之介以求免於凶焉者易之教也然則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聖人所以能無過者以其心常恐有過兢兢業業以成於性故能動不踰矩焉爾且不_敢言無過而曰無大過聖人之存心固如此夫子其得易之乾者乎顏子其得易之復者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上論語劄記

五

此亦因上章荅葉公之語而類記之蓋子路高視夫子是有生知在其意中夫子自明其爲學數語便是寫出好古敏求形容也孟子言周公仰思繼日得之待且亦是如此自古聖賢未有不兢兢業業以存心孜孜孜孜而終老者蓋自強不息天道如此聖人之心自然與天同運此所以爲生知安行也

子以四教章

四者之序當云忠信文行然忠信者所以成始亦以成終以忠信爲本而從事於博文約禮功夫所謂成始也修辭立其誠無非忠信之心直貫到底

所謂成終也。故夫子言主忠信。從義又言義以爲質。信以成之。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有恆是篤實之人。有常心而能久於事者。就其有常者而開明之。就其能久者而踐修之。則志仁無惡。而爲善人之事矣。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求深非不善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而但求小得。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大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其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無不知而作。則疑於無所不知矣。故又言知之次。以自解。多聞多見。皆當識之。而擇善以從。今於多聞言擇。多見言識者。聞主言見。主行言則當審其是非。故曰擇行則善惡既已判然。故曰識然亦互文而義可相通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道之難。聖門每重言之。此則易言之者。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然其昏明得失。則存乎一念之間。當其欲仁。卽是仁矣。非欲者一物。至者又一物也。於此識取。則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培養耘治。以待其熟而已矣。象山陸氏嘗論治道曰。冬至之日。陽氣卽應。此立志之驗也。大冬之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漸至之驗也。學問之求放心也亦然。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博文約禮。相須並進。文之所得愈深。則行之所成愈篤。世蓋有緩於反己自修之實。而徒以聞見之多。修飾之工爲事者。故夫子言此以救偏重之病。

子溫而厲章

上論語劄記

七

溫者春生之氣。威者秋肅之氣。恭者內溫外肅。陰陽合德之氣也。溫而厲。則陽中有陰。威而不猛。則陰中有陽。合二句只一恭字盡之。又推出一安字。則見其一出於誠而無勉強性之德。固若是也。三句就一時想像亦可。然亦有迭見者。蓋喜怒哀樂。聖與人同。當其喜則溫之氣形。當其怒則威之氣形。及乎喜怒未發。則恭之意常在也。深體而默識之。則知聖人與天地相似。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註從史記之說。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因逃去之。夫子以是美其讓也。揆以時勢情理。似未必然。當太王時。殷道猶盛。太王亦賢者。安得遂萌不臣之心。縱有是心。將太王自行之乎。潔身而去。以惡與父。是未得爲至德也。有待於後嗣行之乎。不從亂命。以蓋前人之愆。可矣。今觀季歷支王。再傳將百年。猶未受命。可以白太王之無是心。故子孫得以終守臣節。不以違其父祖之志爲嫌也。泰伯何爲急急去之乎。蓋其事與伯夷相似。所謂讓者。讓季歷耳。但所讓者。區區岐陽之國。而夫子言天下。後學由此生疑。折之以理。蓋周室將興。其

上論語劄記

三

兆已見。泰伯又賢。勢可奄大。以天下讓云者。事後追論之辭。若當日。藁然侯邦。遽曰。以天下讓商。志可謂夸而非事實矣。况曰三云者。必也泰伯曾辭避之。而太王未之許。卒乃託名遜去。以遂其志。故曰三讓也。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既彰。而宗社幾於無主。故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爲德之至。比夷齊之曰賢人者。有進焉。蘇子由謂司馬遷之書。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則其虛誣者多矣。此事尤不可以不辨。

暴與慢鄙與倍皆相對暴戾倍理剛惡也惰慢鄙
陋柔惡也顏色但云近信云者正字與動出不同
已是整肅之意曰近信則又見其出於誠然而可
親近亦是相對說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前文連記曾子數章以盡於此合而觀之以能問
於不能一章是弘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是毅但
其根本則在戰戰兢兢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貌顏
色辭氣之際而已蓋心彌小則德彌弘行彌謹則
守彌固易之大過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
茅爲基大壯極君子之剛者也而以非禮弗履自
勝故朱子之告陳同父曰臨深履薄斂然於規矩
準繩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育不能
奪也可謂得曾子之傳者矣

子曰興於詩章

上論語割記

无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首一字是用功處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首一字是得效處文雖同
而意異然二章之理有可相通者感發興起是志
道中事卓立不惑是據德中事純粹完成是依仁
中事至於詩禮樂皆藝也其精者與道德仁同歸
故可以興以立以成其粗者爲篇章文辭器數聲
容之屬亦莫非至精之所寓故彼言道德仁又言

藝而此則混而一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服教而明其意者。惟士爲能。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然性者人所固有。故王道之行。使之由於斯道之中。可以移風易俗而德歸厚。若愚者不安於愚。而曰子智。則王澤之竭。衰世之事也。民字重讀。其義自見。

子曰三年學章

言爲學之久而無求祿之心。則其專志於學。可望其進矣。不是謂三年便學成。可以仕也。

子曰篤信好學章

上論語劄記

三

篤信好學。以所知言守死善道。以所行言下文皆守死善道之事。而自篤信好學中來者。蓋所謂守死者。言安貧賤之節。不苟合於當世而已。若嬰暴亂之鋒。以爲守死。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云云者。皆不可通矣。○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猶有邦之可擇也。若夫天下無邦。則惟有隱遯不出而已。故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然可以隱則隱矣。萬一姓名旣著。鄉國旣知。舉世混濁。莫適之也。父母之邦。不可去也。則惟有固守貧賤。以終其身而已。故又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反覆說來。究歸於安守貧賤而止。故曰守

死善道也。三段重疊複說。所謂邦字天下字皆有
意指不然。未段卻成贅語。

子曰學如不及章

及者。及前路也。失者。失當前也。與日知其所亡。月
無忘其所能相似。如字猶恐字。則形容其瞻前顧
後之心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至於民無能名者。德之至也。
功成而萬世永賴。文備而天下化成者。業之盛也。
巍巍蕩蕩。又曰巍巍乎煥乎。皆屬堯說。首巍巍亦
非指天也。

上論語劄記

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必夫子因論才難之事。而感慨於文王之德。
記者序列之意。乃是欲以文王至德。參於堯舜禹
三聖之間。其首以周才之盛者。當日語次。因此而
起也。千有餘年。賢聖之君迭興。而孔門論世所推
尊者。此四君而已。故篇端首泰伯。而此彙記堯舜
文王。皆能讓者。是皆聖人尙論之微指。記者序述
之深心也。禹家天下。後世有德衰之疑。然其有天
下而不與者。與舜同。故復以聖人之贊其無間然
者終之。而萬世之論定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言犧牲粢盛之豐潔也。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須知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乎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猶未詳密也。乃復濬畝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俱差到爲民謀食上去。田功當日自有后稷專司。禹雖則壞成賦。暨稷奏庶艱食。然此章比類文義。不是如此。

子罕篇

上論語劄記

三

達巷黨人曰章

聖人之或默或語。無非教者。如此章荅語。不是姑以謙辭塞黨人之言。蓋汎濫而不精於一。誠是學者大病。在聖人雖然。然黨人既有是言。則直受之而已。六藝莫粗於射御。而御較射又粗。學無精粗。而必由粗者始。人之爲學。往往馳心高妙。而有不屑卑近之過。此子游所以薄灑掃應對爲末節。而見譏於子夏也。聞人言而思所執。一則虛受。反已。二則教弟子守約務近。非苟爲謙而已也。

子曰麻冕禮也章

變禮從俗之事。聖人亦偶爲之。然過禮而不失乎。

恭儉則爲之可也。過禮而至於干僭則寧違俗而守禮。易之小過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其義與夫子之言同。

子絕四章

我乃私意之根。雖不動念而不化者。易之艮所謂身也。有我則不能廓然大公。故不能物來順應。而有意。必有固。若物來順應。則物未來而私心妄念之不生。何意之有。應物而不累於物。何必之有。順理以應之而不滯於物。何固之有。如是則復還於太虛而無迹。何我之有。蓋毋意則所發者皆天地之心。元之德也。毋必則爲不計效。施不望報。亨

上論語劄記

三

之德也。毋固則因物付物。利之德也。毋我則不言所利。貞之德也。三者皆歸於無我而行乎無我。猶貞之終始萬物也不獲其身而不私於己。故能不見其人而不繫於物。聖人之與天地相似者如此。大宰問於子貢曰：章

曰：夫子聖者與。猶疑夫子之非聖也。曰：何其多能也。將以多能爲聖也。固天縱之將聖。是破其疑。非聖之心。又多能也。是破其以多能爲聖之見。曰：自是天縱之使之至於聖而又多能也。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語可謂智足知聖而無改言者。故夫子舍子貢之言而與太宰相答。曰：吾之

多能。太宰知之乎。由少賤而習於鄙事之故耳。君子且不貴。况聖人乎。蓋避聖之號。而又示人以學聖之方也。然前荅黨人。則欲專於執御之卑。此荅太宰。又言不貴鄙事。意似相反。而實相貫。黨人譽夫子以博學。就藝言之。故夫子因所謂無成名者而審所執。蓋克勤小物亦學也。專精於一而不務博者。學之要也。太宰因多能而譽夫子以聖。則不知有德藝之分。故夫子不讓多能之名。而爲之明君子之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務本而不急末者。尤學之要也。聖人之因人荅問。莫非至理。固如此。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上論語劄記

三

時蓋有因夫子應問不窮。而矜其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解之。言我安能有所知識。但有至愚者問於我。我亦必叩其所疑之兩端。而爲之反覆竭盡耳。凡人心有兩端。故疑而問。叩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聖人之言。雖是謙辭。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其所知者外也。聖人貫通萬理。而融會於一。因物以應。觸事而形。區區以聞見之富。知識之多。求之者未矣。記者記此於太宰荅問之後。亦其微言有以相發故與。

顏淵喟然歎曰章

仰之彌高四句。乃顏子造聖根基。如周公之不合

仰思夫子之發憤忘食皆此意也欲罷不能是承
循循善誘意既竭吾木是承博文約禮意誘之則
有以發其志而不能自己博之約之則有所用其
力而得以自盡因顏子此言而夫子誨人之誠心
與其立教之成法皆可見矣如有所立卓爾知之
明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行之未熟也蓋夫子之
自言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有幾微之
未化則不能從心所欲而與之相應至於心卽體
體卽心然後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所謂不言而
喻者是也顏子見道之真心欲從之而似有未能
從心者蓋去道益親而望道如未見德行加修而
檢身若不及雖曰未達一間然聖賢日新不已之
心固自如此也此章當與吾十有五章合看則孔
顏之學可窺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者。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正所該者廣凡律呂聲音器數皆是然詩爲樂
章乃樂之本故又以雅頌得所特言之得所亦有
三義篇什失次釐而定之工歌僭差辨而明之也
如文王大明綿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則叔孫不拜
三家雍徹而夫子譏之則當日所用僭差可知矣

子曰衣敝緇袍章

詩言何用不臧蓋謂有不伎不求之心則自此而用之何所不善乎非謂其止於此也故夫子言不伎不求道固當爾用之則無不臧豈可以是便爲臧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章

此章比喻者廣然當亂世而秉禮行義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等人最相似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參以古今之說皆言賢人君子獨善其身雖處淫昏之俗如風雨之晦生悍戾之邦如霜露之零而喑喑者不輟其音

上論語劄記

三美

蒼蒼者不改其色秉禮義以終始故詩人願見而思從之也不曰不彫而後彫云者蓋松栢未嘗不彫但其彫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蓋有傳有繼之義而先儒以遯世无悶之君子處大過之時者當之也然後知三字泛說蓋言遇變亂乃知道之足恃勉人之爲松栢云爾不在世之知不知上寄慨

喪長則朝祭見賔之襲米必長也蓋行禮之儀長則慮其躡而顛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一身有半如舊說恐非便蓋比一身僅半耳此亦常服不必齊也凡古書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之類有與又字同言十又加一十又加二也然亦不必拘如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省曰三分有二未嘗不可也禮記凡市飾僞之禁在民者十有二云云老子生之徒十有三云云說者必欲求十二十三之數而終不可得若知通用文法則是飾僞之禁民工商賈於寸分之中各居其二也生之徒死之徒及出生入死者於十分之中各居其三也蓋十分之中四分之則二而有奇三分之則三而有奇舉成數而略其餘爾

狐貉之厚以居

裘以輕者爲貴厚者以居尚儉也若朝祭之類則輕者以爲華而且便於舉止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易退也翔而後集難進也夫子偶見山梁雌雉之如此而歎其得緩速之時也當其集也子路拱而望之遂三鳴而起又所謂色斯舉者也

一 蓋子以仕止久速言孔子之時記者記此篇終
此意也與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凡一代風俗多是前一輩人質朴重厚誠意有餘及乎文貌愈繁則誠愈薄矣野人君子言其似也夫子願從先進亦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中字不重

季路問事鬼神章

程子之言至矣中庸言順父母而繼以格鬼神又以舜武周公之孝實之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理皆在夫子答季路所言中也

論語劄記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夫子往往以回與賜較則子貢之爲高第可知然所知則有明睿推測之分所存又有樂道憂貧之異故夫子欲其知所以未至者而求自進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不踐迹者天資之美暗與道合而不必一一踐迹也然必踐迹而後能入於室如匠之規矩如射之彀率精深微妙由此而得神明變化由此而生子路勇行好義其天資在善人之上然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聞文以禮樂之論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皆不欲踐迹之意故夫子亦歎其未入於

室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集註形容曾皙之言志處當分三節看有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克滿無少欠闕是言前一節意凡人心有私欲則無論役於名利卽竟日讀書講藝終未到灑然處若拔出人欲之外則天理自流行于日用之間食息寢興無非是者頌詩讀書頌其趣也老安少懷樂其真也卽至泳味日月嘯傲山水無所不可此其學之自得處也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是言中一節意暮春之時童冠之侶風泉詠歸之樂皆是當前景物樂乎此而無慕乎外蓋無意於求知也

下論語劄記

二

也

也

是言外一節意時令之和同羣之驪遊以寫心詠

以言志是卽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所之襟懷樂堯舜之道者之氣象也曾皙狂者嚶嚶慕古夫子所欲借之道者故朱子極其形容如此○隱居求志

行義遠道固聖人所期許然成材於身以著用於

世乃是學之躋實處曾皙問三子而夫子皆與之

但哂由之不讓耳虞廷九官如稷契臯夔之侶皆

終身於其職業而不變惟其心與聖人同是以皆

爲聖人之徒也故使三子而有求仁之功則皆三

代之英而不嫌以才藝自局使曾皙而有掩言之行則亦中行之選而不至以狂簡自終矣他日夫子論三子皆曰不知其仁也故與曾點者所以進三子也又曰不知所以裁之故與三子者又所以裁曾點也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仁之所以爲仁者心存而理得之謂也心存則一元之善於此在理得則大公之道於此行此仁之成德然也禮由仁而生故由禮可以至仁敬者禮之本也主乎敬則心存矣節文者禮之用也合乎

下論語劄記

三

節文則理得矣此復禮所以爲爲仁之要也然入所以不能復禮者形骸爲之累也爲氣所拘則昏爲物所引則馳必也勝怠以撤其昏然後敬立而禮之本可得必也勝欲以止其馳然後義形而禮之用可修此克己所以又爲復禮之端也克者對敵之稱也人心與道心爲對故曰克復者返本之謂也理爲人性所固有故曰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句只是申足上句之意非推出以效言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句則是提醒鞭撻處顏子聞言心通而直請其目蓋是欲知工夫條件不至乎用其力夫子言已字便是大綱

聽言動便是其目。所謂形骸之累。不離乎四者之間。而所謂禮之體用。舍四者亦無自而見其切於身也。非禮己也。勿之克己也。句中便有必由禮意。復禮也。勿字內亦包敬義兩意。存誠以絕其源。審幾以遏其動。若顏子之心。齊而不遠。復乃事斯語之驗也。

仲弓問仁章

顏子資高而學到。故夫子直以克己復禮告之。其間誠明兩進。敬義交立。顏子自能喻之。不待諄諄也。仲弓未如顏子。故夫子分段詳說。見賓承祭。是主敬。是存誠。不欲勿施。是徒義。是行恕。由此而進之。與克己復禮同歸。然而言之詳畧異耳。

下論語劄記

四

司馬牛問仁章

告牛者。雖又與顏再殊。而理則不異。蓋嘗存乎難之心者。敬也。必力行乎難之事者。義也。嘗存乎難之心。則檢身不及。而無易由言矣。必力行乎仁之事。則恥躬不逮。而言之不出矣。

子貢問政章

古者兵寓於民。非如後世別有兵之目也。然則所謂去兵者。馬牛車甲器械之不備。戰陣之未講焉。猶如新造之邦。凶荒之歲。所急在生聚儲蓄。安集勞來。何暇於厲戎講武。此不得已而去兵之說也。

去食與無食不同。如傳載易子析骸，是窘於不得食耳。非去之也。去之者，若遇凶災，則損經用，薄祿廩，而不一毫多取於民之類。此不得已而去食之說也。自古皆有死，是說到義理盡處。言極去食之禍，不過至於死耳。雖死信猶不可棄也。况未必至於死乎。

棘子成曰章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言質之須文，猶文之須質也。若以其鞞論之，則虎豹犬羊無異。惟其文之炳，麇是以超然異於犬羊之羣耳。如將廢文存質，一句隔斷，則上下文意承接不去。

下論語劄記

五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百姓足，四句不可如平時泛言君民一體之義。須一字字對年饑用不足說。蓋年饑之時，百姓必死亡流離，邑里將虛，田卒汙萊。於此不加寬恤而厚斂之，是避小不足而就大不足。大不足者，將至矣。故雅加惠於民，使之樂生安土，則君雖損己節用，亦一無憂於不足也。如百姓不安其土，不獲其生，則君之不足，有不止於今日者。如此方與哀公之問相應。抑哀公斯問也，其將喪邦乎。年饑不憂民之餓，寧而憂用之不足，此豈君道也哉。有若若為不喻其意而憂民用之不足者，故對之曰：盍徹乎。及公

明言其意然後以當便百姓足者告之雖違其本意以諷君實亦切乎時務而忠告也

子張問政章

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日居之無倦者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者以心制事也二句相為首尾

子張問士章

質直則存忠信好義則能徙義此是有實德實德者而又不致徑情直行察乎人情思其所以處之者而退讓以下之此所以誠乎行著謙厚之風聞而邦家必達也色取仁則非質直行違則不能姪義居之不疑則又自以為是而不顧人之是非此即聖人所謂鄉原者是以克其欺世盜名之術亦能使邦家必聞而去達之道遠矣

下論語劄記

六

奕運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此與蒼子張者辭異而意同至於誠則不動於私矣正其義則不謀其利矣愛惡之私不行則必無有忿忘身之事矣

奕運問仁章

運因問知而未達故見子夏而猶以為夫子專言知也謂夫子專言知則能使狂者直一語未知其為包仁而言集註當云運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一之專故未達所以能使狂者直之理而曰又者對

一前既未達而立文。三子夏答之不過證明使枉者
一直之迹似未有以破其疑者全在富哉言乎。一語
開發遲心故悟而不復問也。

子路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先有司者以身爲有司倡也。如倡之以廉倡之以
惠倡之以勤皆其事也。雖有不侵下職意然非所
重。赦小過承有司來亦是說在官之過誤。先有司
則自治也嚴而下皆相師。赦小過則待人也恕而
人得自盡。至舉賢才尤爲政之要務。不但使有司
得其職而所以勵人材成風俗者在於是也。故子
游爲武城宰而夫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可以觀聖
賢之用心矣。○人其舍諸言爾能舉爾所知則人
喻其意皆引類相先有以佐爾之不逮矣。語意相
承非謂但盡己職而餘委之人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者如告齊景公之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子路亦知夫子之意有所指而遂以爲迂。此所以
卒事亂邦而不悔也。夫子既深責之而又詳以告
之。蓋名分不正則出之於口而言已不順矣。言不
順則不卽乎人心之安而不得乎事理之正。事何
由成乎。事且不成况能興禮樂以教化於人乎。政

事亂於上教化弊於下勢必刑罰苛秦而民無所措手足矣是故事之可行者必可言也可言者必可行也行成於言言依於名可以正名爲空言也而忽之乎夫夫子而爲衛則必待衛君感悟而求所以處於父子之間非特正其名而已也顧聖人之辭從容含蓄言正名則實事在其中矣子路未喻其意以爲夫子當此之際而欲正名則空言而不可施於事夫子言如此者正欲使其可行也夫

人倫乖亂則發號施令其誰服之率作與事其誰勸之教化刑賞以何爲哀不可一日而於臣民之上矣至其爲政哉春秋道名分可謂一言以蔽之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夫子修辭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發道之機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如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間而得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者如此

下論語制記

樊遲請學稼

使樊遲但爲營生細謀而問則後來夫子所言若一與問不相應蓋樊遲亦是以稼圃當實學而欲講明其說如漢書之有九流亦學者所宜游心也然

籩豆之事曾子不屑况稼圃乎故夫子拒之而復言樊遲若大者使之問之

子曰誦詩三百章

一國風雅頌之規模次第自修身齊家以至平均天下其每體之中則治亂興衰之變具焉其爲教則溫柔敦厚學之者又必豈弟仁恩而足以言故授之以政則宜知邦國之若否使於四方則宜能片言以講信立談而息紛也若但玩其文辭則榮華其言伸其佔畢則小成其道所誦雖富亦何貴於窮經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一自苟有用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時勢言之而約畧其得效之久近耳假令王者是繼治而興或

下論語劄記

九

一疏風善政猶有存者何待於必世哉然夫子自言其有成之速則十倍於王者集註分別固確抑亦其存神過化之妙有以自知者爾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使周公而在必猶有神速於茲者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章

一欲速者心之躁見小利者心之私二者有陰陽之不同而其病亦相因凡大事未有速成者故欲速者其見必小心存於久遠則不爲利動故見小利者恆由於欲速

葉公語孔子曰章

一父子相隱以其爲情理之正故曰直此固然矣然

亦止於隱而已。若出而辨其非攘則又非直也。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故於魯國之惡辱則一諱之。然辱而曲非在我則又不諱。是則其諱也乃公道之不可奪。孝子慈孫不能改者也。故觀其隱則直在其中。奈何揚親之惡以爲直乎。以夫子答一司敗之言觀之意極分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必也狂狷乎。此句語意當玩味。意中便恐有似中行而非中行者。故言既不得中行而與則無寧在狷耳。蓋狂狷與中行不相似而進取之志可以裁不爲之行可以進也。惟孟子知孔子之心故引此章之語既釋其意而遂繼之以鄉原德之賊也。後又明其爲似是之非而足以亂德。乃此章之義疏也。

下論語別記

十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一 同德故和以義相濟故不同。同惡故同。各懷其私一故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一 無愧於己故泰。檢身若不及故不驕。有恃於己故一驕與物常相形故不泰。

克伐怨欲不行焉。於克已亦似也。然中間少一復禮。便不是本源工夫。子路不悅。不求夫子曰。何足以減意。亦猶是也。鋤稂莠者。將以殖嘉穀。疏壅塞者。將以行泉源。去克伐怨欲者。將以求吾心之德也。吾心之德。必居敬以持之。明理以克之。則人欲有日消之勢。此則顏子四勿之功也。憲之不行。必也強忍力制。而未有本源功夫。縱使能之。而無天理流行其間。猶之稂莠既鋤。而嘉穀不生。壅塞既疏。而泉源不至。此異氏之學。所以異於吾儒。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別於孟子也。蓋狂者於天理有見。故膠膠進取。而其實未修。狷者持守有力。故有所不爲。而於本源未徹。夫子於中行之外。則思狂狷。其未許以仁也。正其所以進之也。與。

下論語劄記

五

子路問成人章

欲兼四子之長。便須有窮理制心養氣達材之事。皆實學也。又云。文之以禮樂者。四子之長。未能純粹。文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化其所短。所謂至善爲師。而協于克一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既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是以義動而人心服也。如

其仁。集註作誰如其仁者。似太重。蓋管仲雖能使

桓公以義率諸侯。然未免所謂五霸假之者。若仁

則王者之事矣。語意猶云似乎亦可稱仁也。蓋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沒也。體味六字。斟酌輕重。銖黍不差。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一匡天下一字。非統壹之義。乃粗與之之意。言東遷後王室陵夷。蠻夷猾夏。至是而始一正也。○夫子於管仲。小其器而大其功。至子糾之事。於子路則置而不論。於子貢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夫死者爲夫婦之諒。則不死者無過矣。先儒求其說而不得。故以爲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兄當立而弟不當立。故仲所輔非正而不死。其難可也。夫

下論語劄記

三

所從之是非當預決。既從之而敗。力曰去邪歸正。云者。豈君子之道哉。况桓之爲兄。僅見於漢志。薄昭之言。周人之書。皆以爲糾兄桓弟。則此事未足據以爲斷。且非嫡長而無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孽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既無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爲賓客者爾。則管召亦未爲臣也。既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徒可云諒。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節之罪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而已矣。若王魏則受命輔導君臣之義。定矣。以此別二事之是非。則可。桓糾之孰爲弟兄。非

所論也

成子弑簡公章

或問夫子欲伐齊。但聲大義於天下乎。抑必有以勝之也。曰。兵以義動。有勝之理。況所謂以魯之全攻齊之半者。正所謂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乃行師之要。亦未必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所謂近思。亦所謂慎思。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者。位也。

子曰。不逆詐章

逆詐。僞不信。不得謂之先覺者。偶或得之。而所失

下論語割記

十三

者多也。萬一以誠爲詐。以信爲不信。則其害也大矣。君子之先覺。不徒欲窮物之詭。爲蓋將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今自立於不誠之地。則化之也無本。而處之者必非其道矣。奚貴於覺之先乎。易曰。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易者。險之反。簡者。阻之反。以險阻遇險阻。則必不能知險阻。而亦無以處險阻者。惟易簡則知險阻。而有以處之矣。若無易簡之德。而徒曰無貳無虞云者。使其果能息機忘物。猶未足爲賢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不尤。無求知之心也。下學上達。無致知之道。

也。蓋於世無名利之貪。於身無隱怪之行。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然天理固如是。是以天必知之。而人或莫知者。天人理一而分。殊形氣所隔。難與天通。故也。乾坤之心。至易至簡。在人惟至誠之道。與之默焉而相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人惟不顯之德。與之泯然而同歸。子貢之在門。可謂聰明而智足知聖者。然陸子靜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未。必能如曾子之見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必能如子思之知其浩浩。故夫子以歎發之。因以所自得者告之。蓋與天何言哉。及一貫之語。皆聖門第一義也。

子路問君子章

子論語割記

五

修己以敬者。以敬修己也。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以其修己之敬。推之而安人安百姓也。修己安人。安百姓內。自有功夫。然皆必以敬爲主。敬者。德之本。而禮之實也。他日言知德者鮮。又言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則此亦是因子路所不足者而告之。故每未喻敬道之大而請益也。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一此章一貫與告曾子者。同異宜致思焉。論其同。則夫子一貫之道無兩也。兩則非一矣。論其異。則彼

以忠恕釋其意。而此以多學而識發其端。集註言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者是也。蓋所謂一理渾然者。一而已矣。就其沉應曲當處。則是以行言。就其融會貫通處。則是以知言。皆因二子平日所從事者。而啓發之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集註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爲。是本意。紹堯得人。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是兼意。正如有天下而不與。亦不獨舜禹。以其皆自布衣崛起。故特表而出之也。恭己正南面。正是形容其盛德之至處。如講此句。仍以紹堯得人。意參入便不是。

子張問行章

下論語劄記

五

一 忠信者。由中而有實也。篤敬者。淳厚而謹節也。此只是一誠字。見於言行者。如此分之。則忠與篤者。一發於誠之存。信與敬者。形於誠之著。君子以誠存心。所謂德也。凡事之有得於己者。必其根心而常顧。退於動靜之間。所以參前倚衡。無非是物。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顏淵問爲邦章

一 顏子問仁。而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至其間爲邦一節。亦卽此意推而大之耳。四代禮樂。乃禮之大者。販鄭聲遠佞人。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見於用者。

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故其信之期為表裏如此。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此章專以制事而言。故首曰義以為質。以義制事也。義之體至於直。或恐其節文之未備。義之行至於決。則恐其遜讓之未修。然其成也歸於信焉。蓋誠意周於事故。始終如一而不懈。力行以明信。故表裏如一而不虛也。義以為質。如木之榦。禮行發一。如華葉。信以成之。則如果實之成。復消其根。而內外之道合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下論語別記

十六

一章毀譽並言而意多在譽。蓋毀者內實不直。而外沽直者也。譽者心迹俱不直者也。曲意徇人。違心阿世。其意以為時。非三代民心漓澆。不如是委曲而不可行耳。故夫子謂吾之於人。固未嘗毀之。而沒其真。亦何嘗譽之。而過其實。間有近於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決。知其將來耳。非吾獨好直也。蓋以斯民也。恒性不改。秉彛難欺。世歷三代。所謂用舍舉錯。彰瘡命討。無非以是直道而行之者也。三代既不易。民而治。則生今之世。亦患吾不能行古之道耳。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古也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集註於此章語意有兩轉言君子之業謀道而不謀食然謀食未必得食而謀道祿在其由似乎謀道乃所以謀食者然君子之心則憂道而不憂貧祿之得失蓋有所不計焉爾豈同於謀食者之心哉義理極爲完備若逕直說下卽是今日科舉之學非道也

子曰知及之章

此章似專爲臨民者發知及仁守是修德之事若知及之而仁不能守則誠意有所未至德行有所未立雖其知之所至或有得者終不能久於其道而必失也莊泚動禮則出身加民之事所謂出入

下論語補記

七

起居罔有不斂發號施令罔有不減粹然以先王之道文之然後盡善也蓋知及仁守所謂道之以德也莊泚動禮所謂齊之以禮也他日對哀公問政旣曰知仁勇以修身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而列於九經之首內外相須本末乃備前篇所謂修己以敬上好禮則民易使者意亦相通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語意蓋云與其不均寧寡與其不安寧貧也夫一物而聚

烏得不寡然寡非所患患其分之不均雖欲守其寡而不可得耳寡之又寡必至于貧然貧猶非所患患其勢之不安雖欲守其貧而不可得耳夫子又釋其意以爲均雖不能無寡然皆少有得焉則已無貧矣况均則必無不平之爭其勢自和和有相通相濟之謹并可無寡矣如是則必安安則無論不寡不貧也雖或寡而至於貧然豐孽消而根本固必不至於傾矣此有國家者之常理卽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也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以此○遠人非指顓臾正對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言之言雖有遠人不服

下論語劄記

天

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且猶來之以文德况如顓臾之在邦內乎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應前修文德一段邦分崩離析應前均和安一段○大抵季孫再有之意不過欲兼併顓臾以自封疆則患寡患貧其本心也及夫子責之乃以爲子孫憂是謀則患傾又其飾說也夫子以爲三者之託皆當以均安爲內治根本之圖耳根本固則自無傾之患而貧寡不足計矣雖有強鄰敵國力足相傾者猶當修文以來而勿競武也今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在邦內者不足憂不均而分崩離析勢將不安而不能守則可憂者蕭牆之內而邦內又非所憂也

一奈何以患傾白文而謀動于武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上文首言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後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上文只言諸侯大夫陪臣專政而後又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首尾若不相應而義理實完密蓋由前之言則自諸侯不得干政而大夫陪臣不得與於國命矣然有道之世公天下以爲心諸侯雖不敢擅禮樂征伐之事柄而方伯連帥未嘗不承流以行禮樂征伐之事特不如今日之出自大夫耳大夫士雖不敢專政而政之得失有位得而議之或昌言以諫或微言以諷特不如今日之庶人紛紛私議耳此理不取而徒區區急於禍歟故至秦而滅國罷侯天子不立於上其禍究於阨焚則士大夫之陳列無聞誦說亦辜矣可見聖人之言完全無弊也然此一在言外推論則及此耳○此篇每章俱稱孔子是一人所記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三者各由淺而深友直但足以聞吾過友諒則有以進吾德友多聞又有以廣吾學也友便辟但相習以文貌友善柔則相護其過非友便佞又相誘以機變也似不必兩下相對說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者亦各由淺而深。樂節禮樂則有悅學之志。樂道人之善則有公物之心。樂多賢友則日有進德之效矣。樂驕樂者其志始荒。樂佚遊者荒而蕩。樂宴樂者蕩而溺且昏矣。亦似不必兩下相對說。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者。君子之意已形於顏色。但語未及耳。未見顏色而言則縱臆妄言。絕不察人意之所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朱子常說敬字之義。謂雖畏字最相近。以夫子此

下論語初記

三子

章觀之。便是學者持敬工夫。有着落處。終日之問。常知天有正命。帝有明威。凜然常在心目而不敢肆。而又致恭。德位之人尊尚聖賢之書。如是而有不敬焉者寡矣。明道程子喜誦易語。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三者。君子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雜發於日用之間。而聖人言之。蓋自有序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雖欲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得也。故視聽居首。外誘既防。則應物者不可不慎。故色貌言事次之。此六者皆所以閑邪存誠。

涵養之事也。至於問辨而不蓄疑。懲忿窒欲而不
迷於利害之機。則又窮理修身之要。爲學之至切
者。故以是終焉。案洪範以思列於五事之中。夫子
則以思貫於九者之內。蓋視聽言貌雖與心相對
而莫非心之所爲也。故孟子初以小體大體並舉
後乃以思爲主。而曰思則得之。其深得洪範論語
之意者與。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以字與則字不同。
不可說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蓋求志
是進德修業事。必隱居以求之。邈世无悶。不見是

下論語劄記

三

而无悶。苟有易世成名之心。則志爲之奪矣。達道
是濟人利物事。必行義以達之。道之將行。必自重
而不自失者。固義也。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
者。亦義也。苟不能進以禮。退以義。又或憤時絕俗
而羣鳥獸。則道又爲之失矣。聖門惟顏子庶幾。故
陋巷簞瓢。所以求志也。如由也求也赤也。皆欲以
材具自見。夫子雖許以從政。而未槩於心。獨於曾
點漆雕開有取焉者。此也。至行義達道。卽夫子一
身可見。雖汲汲於濟時。然而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也。雖栖栖以終老。然而所在求君。志不舍命也。蓋
進退之義。固當如此。故必行義而後可以達道。他

日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極至之論也。

邦君之妻章

夫子作春秋於夫婦之倫極重。故其名稱必謹。此章必夫子嘗言及之。故門人記焉。后夫人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君必尊之敬之。重其耦也。然陽大而陰小。夫行而婦從。后夫人必謙卑自抑。而不敢夷於君。然後兩盡其道矣。春秋書法。迎則稱后。如逆王后於紀。先尊王之命也。歸則稱女。如紀季姜歸于京師。次存后之謙也。其在侯邦。則逆書女而歸書夫人。以稍變天子之書法。然觀此章所記。則先

下論語劄記

三五

成其尊。次通其謙。其義與天子同也。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本國自稱則曰君。夫人猶稱其君曰君也。稱於異邦則曰寡小君。猶稱其君曰寡君也。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春秋書法。其生也曰公曰夫。人蓋在本國自稱之辭。其葬也曰我君我小君。則以古者葬禮同盟畢至。故加葬於我之上者。人來葬我也。人來葬我則用對異邦所稱之辭矣。曲禮錯說。故知後儒雜記非孔門舊書也。

天性相近也章

言人之性雖有氣質不齊然皆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則其性皆超然貴於萬物槩而言之皆相近也其智愚賢不肖之所就懸絕者由其習使然耳如在土之化行父師之教豫所聞見者皆正言正事所服行者皆孝弟忠信則未有不同歸於善者惟其生薄俗比匪人薰蒸漸染日究污下此猶未可罪才之殊也而豈可以言性之異也哉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

下論語劄記

三

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軌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且如言國家尊賢則大賢小賢皆可謂之賢言使能則大材小材皆可謂之能故言人性之善則雖有昏明強弱之差等皆

可謂之善爲其相近故也。故曰孔子之後。唯孟子獨能明性。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上章言性相近習相遠。則是雖有智愚之不齊。唯其相近也。故皆可以習而轉移。習於善則雖愚必明。習於惡則罔念而昏也。上知下愚。乃氣質絕遠之甚者。是以上知雖習於惡亦不磷。不緇而不爲惡。下愚雖習於善亦自暴自棄而不爲善。非其才之不可移也。其志之自不肯移耳。自上知以下。下愚以上。則善惡皆繫所習。故習不可不慎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論語劄記

恭者持己之嚴。寬者待人之恕。二者其本也。恭而根之於信。則人不徒貌敬而心倚之矣。寬而濟之以敏。而不獨簡則易從而人歸。抑且悅以先民而業建矣。蓋能恭寬則人之敬愛兼至。能信敏則人之心力齊協。然四者之行必有實惠加於人焉。故有敬愛之心者。足以自達心力之協者。得以自盡。此五者大而言之。治天下不過如是。近而言之。雖州里不可棄。其實則皆心德之流行而已。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仁知性德之大者。信直其質也。勇剛其用也。仁知

子路學所未至。故言其蔽以開之。信直勇剛子路
資之所近。故又言其蔽以戒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此章雖教人學詩之法。然學之序存焉。學始於興
起善心。故首興。次則考究事理。故次觀。內必從事
於涵養。而得其性情之正。外必用力於躬行。而明
於分誼之大。其餘則微物亦多識焉。無非所以博
義理之趣。而爲畜德之助也。聖人一言而先後本
末兼舉者如此。

子謂伯魚曰章

此必因教小子而伯魚亦在側。又特問而教之。使

論語初記

五

之且就二南而學焉。則全經皆可次第通矣。詩有
四始。雅頌則達乎朝廟者。體大而施遠。二南者。造
端夫婦者也。居室之中。垣堵之內。若於理無所見。
於道無所得。雖州里行乎哉。故曰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

子曰子欲無言章

與無隱章意義雖同。然彼是因以無言疑夫子者
而發。此是因以有言求夫子者而發。言因教者所
必有。然有聽之以爲義理已盡於此。不復思繹者。
有聽之以資知見。不切身心者。尚有聽之而因繼
繞於議論之間。反生他病者。若善學者。直須立爲

已之志。以觀聖人之作止動靜。而窺其意指之所存。則所以領畧者深。而啓悟者切。覺得事。事音與。自。已。分。上。相。關。於。此。有。疑。而。復。加。以。質。問。則。沛。然。矣。時行物生。以記禮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雲。流。形。庶。物。露。生。者。觀。之。則。似。皆。以。喻。天。道。之。至。教。然。在。此。章。則。以。時。行。喻。教。物。生。喻。學。似。尤。警。切。蓋。一。四。氣。照。運。莫。非。天。地。一。元。之。心。萬。物。受。之。皆。若。照。喻。乎。天。地。之。心。而。變。化。滋。益。其。機。有。不。容。已。者。此。豈。化。工。者。諄。諄。然。命。之。乎。大。抵。聖。人。此。等。話。頭。皆。是。於。學。者。身。上。極。其。親。切。理。會。得。者。便。須。有。得。力。處。不。然。只。作。一。高。大。微。妙。道。理。說。過。去。之。遠。矣。

論語精義

三

微子篇

手路從而後章

不仕無義以下。是責丈人之失。君子之仕也。以下。是表夫等之心。道與義是一。是二。卷而懷之。可以。傳。後。舉。而。措。之。可。以。濟。時。者。道。也。舉。而。措。之。而。不。失。已。卷。而。懷。之。而。不。忘。世。者。義。也。詳見前篇。

次師擊適齊章

大師兼堂堂上堂下之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循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若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

卷不荀如此

周有八士章

此篇首記三仁。明商之亡。在乎播棄黎老。囚奴正士也。故連類以哀周之事。繼之。其終復繫以姬公禽父。開國之訓。周初人才之盛。惓惓屬望之意。切矣。文中子曰。終之以鹵風。明乎變之可正也。

子張篇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是知新。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然夫子言溫故知新。不獨序固如此。蓋有新故相生之妙。存焉。故中庸用之。以註尊德性道問學。其契悟也深矣。譬之食物而化。則與肺腑相入。養而無害。又可使飲食益進。而膚革充盈也。先言日知其所亡。不惟新故截斷。亦恐所謂故者。述焉而。此所以爲聖賢之言之剋。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博學未足以近仁。然不博學。則工夫無所依據。故夫子言博學之。又言學以聚之。皆以是爲稱首也。至能篤志。則心有所存。而專一不二矣。切問則意有所爲。而事事必返諸己矣。近思則以心體之。以身驗之。而此理幾於在我矣。故曰仁在其中。子夏言未學。必謂之學。意偏於言行。此言仁在其中。意又偏於言學。先儒蓋嘗議之。然可見其兩下用功。

各有得力處。豈後世學者所可及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三代之世，小學之教雖卑，然實所以培其根也。大學之教雖高，然乃所以達其支也。故以道體言之，則性命身心爲本，威儀文辭爲末。學記所以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云也。以功夫言之，則小物細行，乃所以爲大德之基。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豈非又以此爲本哉？子游有見於道體之高，子夏有見於功夫之實，其意皆善也。然子游直以小學之收放心養德性者爲末，則似有異乎聖門教弟子之指。觀子夏破之之論，又似乎聖門之教固當先末而後本者，曷不明言此之卽爲本乎？是子游以麤掃應對進退爲末，而子夏亦姑曰末云爾。物有本末而知所先後者，其旨終未甚瑩也。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絕。

下論語初記

辰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立使植其生，而又綏以安之，懷之道使從吾教，而又動以鼓之，舞之。子貢以是贊夫子，其於治道亦深矣哉。

堯曰篇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政之大端，惟養與教，惠而不費，欲而不貪，是養邊

事勞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教邊事損土益下。以加惠小民。是養之也。然費則事有難繼。念切於惠民者。是欲也。然貪則心有難久。所謂貪者。或求其報。或干其譽。皆是也。先之勞之。以率作興。事是教之也。然怨則無樂從之心。教民而使之可象。可畏。是泰也。威也。然驕猛則無親附之意。如此則不能純美。必去其疵病而後純者也。大抵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且就政事言之。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則直推至於爲政者身心本原之處。乃上二句。所以美惡之根也。易曰。弗損益之惠。而何費焉。又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欲而何貪焉。易

下論語補記

五九

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勞而何怨焉。孝經曰。其政不嚴而治。其教不肅而凡。泰而何驕。威而何猛焉。蓋君子之以愛宅心者。純而以敬律身者。至自然使百姓有食力。不知趨事不倦之效。孟氏所謂利之。不庸勞之。不怨。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王道也。四德則反。是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蓋不但無躬行之先。而且無法制禁令之常。虐暴賊正與驕猛字相應。欲其無怨。不可得已。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又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是有司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貪字相應。欲其無費。不可得已。此皆起於霸者尚力任

法小補。雖虞之所爲。而其流弊。則有不可勝言者。與虞夏殷周之道遠矣。記者次此於論帝王之後。蓋有指也。

子曰不知命章

盡其在我者而聽其在天者。謂之知命。不知此則無入道成德之基。故曰無以爲君子。卓然於義命之際。似乎可以立矣。然義之中。節文詳備。不知此而持循於日用之間。則自信或不篤。而自守或不堅。故曰無以立身。旣立矣。而德業之助。則在乎人言者。人心之聲也。苟非窮理而有以知言。則是非莫能辨。因之而邪正莫能知。故曰無以知人。知命則立志之驗。知禮則持敬之功。知人則窮理之效。是亦先儒論學之序也。

下論語劄記

